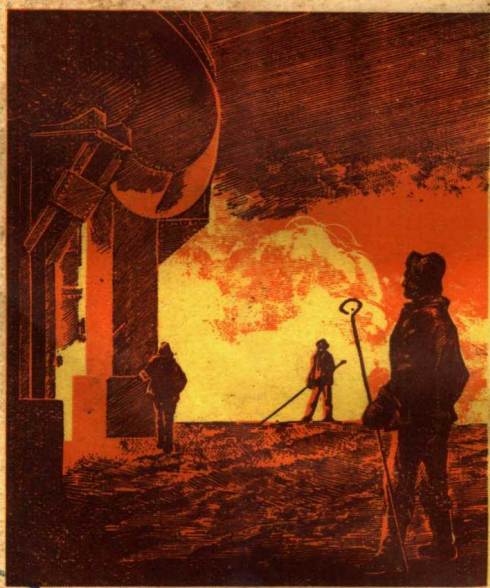


鼓風爐旁四十年

伊·格魯包夫 著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

鼓風爐旁四十年

伊·格魯包夫著
曼 斯 譯

工 人 出 版 社



〔5268〕本書字數：71,000字

鼓風爐旁四十年

著者	伊·格魯包夫
譯者	晏斯
封面木刻	荒烟
出版者	工人出版社 北京北新橋路乾胡同四號
發行者	新華書店
印刷者	工人出版社印刷廠

1—45,083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蘇聯一個老鼓風爐工人格魯包夫的自述。他十五歲就參加了勞動。那時候，沙皇統治的俄國，工業很落後，勞動條件很惡劣。憑他的機敏、刻苦，學得了精巧出衆的技術。在集體勞動中他養成了認真、嚴格、有秩序、遵守紀律的好習慣。在他身上完全具備一個爐工所有的那種勤勞、善良、智慧、勇敢的本色。他熱愛自己的職業，以能成爲一個出色的爐工而自豪。但舊社會給予他的却是貧窮和痛苦。只有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，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勞動者的地位，使勞動成爲光榮的事業。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，格魯包夫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，他誠懇地工作，勇敢地跟那些敗壞勞動紀律的怠惰分子鬥爭，他努力掌握新式技術，在蘇聯的冶金工業中有很大的貢獻，因而得到了人民所給予的崇高榮譽。

Ivan Korobov

Forty Years At The Blast Furnace

據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1940, 11. 12. 譯出

我十五歲就開始在鋼鐵業中工作了。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奧勒爾省的一個小村中度過的。

我想稍微講一點那個村子裏的生活。我們住在一個陰暗的小茅屋裏；那兒沒有煙囪，煙是從門洞裏出去的。爲了保持溫暖，在破門上掛一塊粗帆布，煙從布片和地板之間的縫裏慢慢地鑽出去。當火爐燒起來的時候，煙簡直要薰死人；你得躺在一條板凳上，一面蹣跚起腳來取暖，一面把臉俯得快挨着地板，只有這樣，呼吸才比較容易些。小茅屋的天花板又黑又髒，煤焦油從上面滴下來，有時候還會滴到頭上哩。

我們吃的東西，主要是馬鈴薯。早晨、上午、晚上——都是馬鈴薯，或者有一點點蘿蔔和『克瓦斯』¹⁰。

我們常常烤好三普特¹¹麵包，平分做三起，一直放陳了之後再吃，因爲這樣可以吃得省一點。

我已經記不得母親，她在我一歲半的時候就死去了。母親死後，父親離開村子找工作去了，他在休茲鋼鐵廠中找到一個位置，是在鼓風爐上工作的。

我是祖母養大的，因此我稱她做媽媽。

我很像母親——長一頭淡紅色的捲曲而難看的頭髮，生了滿臉星星點點的雀斑。我經常穿着蘇皮做成的鞋子，家機布做的褲子，一件白色的襯衫，胳膊下面補了些紅布補釘。

祖母把我的頭髮剪成通常鄉間流行的『瓦罐式』頭。頭髮梳好以後，就像是一個瓦罐放在頭上，到處都顯露着剪刀的痕跡。

在我家的三畝^①土地中，一塊是草地，一塊什麼也不長，僅僅有一畝半可以耕種的熟地。這便是我們的主要財產了。

我長成一個壞蛋了，常常一個人作壞事，同孩子們打架，偷蘋果吃；我既不怕狗咬，也不怕挨打。

① 克瓦斯是一種用陳麪包釀成的飲料。——原註

② 普特：俄國度量衡名，每普特約合中國三十三市斤弱。——譯者

③ 此處所說的畝是俄畝，約合十六市畝強。——譯者

我甚至連祖母也欺騙起來了。我們有一頭乳牛，但是我們吃到的牛奶却很少。祖母都把它做成乳酪出賣了。她很小心地用一塊布把牛奶罐緊緊地包紮起來，要是一有人把它解開，她立刻就會看出來。不管怎麼着，我却想到了一個妙法，用麥稈從布縫中插進去，通過麥稈來吸取奶汁。祖母拿着罐子，要去掉那壞了的牛奶皮，蓋子原封未動，可是裏邊卻沒有牛奶啦。它到哪兒去了呢？她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歸罪到妖魔鬼怪的身上去。就是這樣地瞞哄着，過了很久的時間，她還沒有發現這是我幹的事呢。

二

我在學校裏讀了三冬書，這就是我受過的全部教育。

離開學校以後，我去給一個地主做工，主要的工作是看管家畜。當時我只有十二歲，要從三月二十五日起，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止，整整看滿一期，才給十二個盧布的工錢。我呆不下去了。因為我計算了一下，我每天的工錢只有五戈比，而打零工的孩子們每天却能拿到十個甚至十五個戈比呢。

祖母要我呆下去，不要破壞和主人訂的合同。可是，我從小就是個倔強的傢伙，我說離開就離開了。後來，我去替一個庫拉克人做工，每天的工錢是十戈比。在那個夏天

裏，我一直替他照料家畜，騎在羊身上跑來跑去。我稍微大了一點，便不再放牲口了，幹起刨園子的活來。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，所以每天給我十五戈比的工錢。

我們沒有馬，我時常這樣想：我在這裏累斷脊骨只是替別人幹活，却沒有機會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！唉，哪怕只有一匹馬也就好啦！

有一年，父親回家看我們來了。穿着長統靴和羊皮外套，整整齊齊的。還帶着小麥麵包作禮物。我看到白麵包比看到我父親還要喜歡，因為我們只有在復活節才吃得着這樣的麵包啊。

在我十五歲那年，父親帶我到工廠裏去。那時他正在第盧茨科夫加工作。我跟着父親一塊往車站上走，還是穿着那破舊的麻鞋、粗布的褲子和一件胳膊肘下有很多補釘的棉布襯衣。我心中暗想：『我一定要在那工廠裏賺到些錢，買一匹馬回去。』

三

我們在龐聶里搭上了火車。可是我們所帶的錢不夠到第盧茨科夫加的火車費，所以只買了一段路的车票，其餘的路程都是偷偷坐在貨車上的。

我們是夜裏到第盧茨科夫加的，鼓風爐上，燦爛的光芒高高地閃耀着，煉焦爐裏，

鮮艷緋紅的火頭突突地噴發着。我被那些從來沒有見過的場面迷住，大張着嘴呆呆地站住了。

過了兩天，父親要我到舖子裏去買點臘腸。我很順利地找到了往商店去的道路；但是回來的時候，却找不到我們的住所了。每個地方看着都很像，都是白石頭的建築，沒有院落或樹木圍繞。哪一個是我們的住所呢？我迷惑了，幾幾乎要哭出來。後來，我朝着工廠的那個方向走了走，再開始尋找我們的住處。仔細想了好久，回想我們從車站上去時是怎樣走的；到底想出來了，我向着一座房子走去，這房子證明了這條路是對的。

父親告訴我，要在這個工廠裏給我找工作了。監工人看過我一次，起初說我年齡太小，但行了點賄賂後，我終於被僱用了。在鼓風爐間裏，我開始了砸礦石的工作。我的差事是把石灰和礦石的塊子砸碎，每天的工錢是四十戈比。父親也在這一部門裏當開吊車的技工，他是把裝料的吊車開到爐子頂上。我舅父在翻砂間裏工作。

一開始，我就對我的工作發生很大興趣。每天吃過晚飯以後，我便要到舅父那裏去，幫他做事和參觀鼓風爐；隨後，我還要去看看馬丁爐和軋鋼機。

有一次，我偶然走進了過磅房，向各處望望，看見有些很細的金屬線通到電燈上，它們都是沒有包皮的光線。那時候我當然不曉得它是什麼啦。「用這些東西做「二絃

琴^①的絃，一定是很好的。」我忽然動了心，伸手抓住了那些線，馬上覺得好像有人打了我似的。我向四外看了看——房中並沒有一個人呀！我又摸了一下，覺得又受了一次打擊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我甚至連桌子下面都看了看，又去作第三次的試驗，但還是同樣的奇怪。恰巧在這個時候，管秤的人進來了。

『伯伯，』我對他說。『是你在這兒掛了些絃子吧？我去摸了摸它，但每次都像是有人打了我似的。』

『那末，你不能再試一下嗎？』他逗引着我說。

我又去摸了一下，還是被碰了回來。

他猛然大笑起來，大約笑了三分鐘之久。

『這是有電的呀，我的孩子！』最後，他告訴我說：『這東西危險啊，會電死你的。』

在第盧茨科夫加，所有的管理主任和工頭全都是法國人。我很喜歡聽他們用自己的語言說話。有一次，我走近了他們，心中想，假若我能聽得清楚一點的話，一定可以明

① 電線有兩種：一種是包皮線，是在銅線外面用皮子、鉛皮或花線包住，把電流同外界隔開，也叫皮線。鉛皮線或花線。另外一種是沒有包皮的，稱為光線。譯者

② 二絃琴是吉卜賽人（帝俄時代的一種遊民的族名）的一種樂器。——譯者

白他們說的是什麼。他們叫翻譯來問我是想幹什麼的，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了，因此轉身就走。

鼓風爐間的管理主任是個法國人，叫做莫里爾，他滿頭濃黑的頭髮，渾身淺黑的皮膚，還有一雙兇光閃閃的鷹眼。他老是氣沖沖的樣子，拿着手杖到處閒逛。常常用手杖敲打工人，不管對什麼事，只要他一不滿意，便立刻揚起他的手杖來。在鼓風爐上，俄國的技工是得不到信任的，只有法國人才能充當領班，但法國人却很少作事。在放鐵之前，法國人來了，四處望望，喊叫喊叫，就又去睡了。吃夜飯的時候，可必須給他送湯，送肉，還有半派因脫^①、伏特加^②，一瓶葡萄酒和幾瓶『克瓦斯』。他把這些東西吃得精光之後，隨即倒頭便睡。法國工頭們在夜班時候睡覺，是不會有人干涉的，因為工廠的管理主任是永不會在黃昏或夜間到那兒去的。實際說來，所有爐子都是俄國人看管的呀。

我私自想過，我也要學成一個爐工。因為在那個時候，我每天只能拿到四十戈比，而爐工們每天却已經拿到兩盧布五十戈比了。我奇怪地想，一個人怎麼能用完這樣多的錢呢？——每個月有七十五盧布啊。我往爐子上去的次數更多啦，參觀放鐵和一切別的工作。有時候，我被管子裏或桶裏的水噴得渾濕。有時候，我背後被縛上一塊正燒着的破布，人們大叫着：『格魯比揚諾克^③，燒着你了啊！』等我慌忙躲開以後，才發覺他

們是在開我的玩笑哩。

我試着在爐子旁邊幫忙做些事情：翻砂、掃除渣滓和挖槽道。

有人告訴我說，要想當個好爐工，必須要大錘掄得好。因此，我就用了很長時間去練習。我是這樣練習的：把一個十字鎚放在地上，然後來敲打它。後來，我在這一方面成爲一個能手了。我學得非常精巧，甚至到現在，還能够用雙手拿着錘子來敲打一顆小針，絕不落空。

在我剛剛開始工作不久，就傳說莫里爾要調往瑪克伊夫加的新廠子裏去，並且還要帶去一批工人。我父親去了。最初，莫里爾不願意僱用我，後來，父親的一個朋友，監工人祁比索夫替我求了情，莫里爾才算答應了。

我不再想那轉回鄉間去的事了。

當然我們的工作是很苦的，每天做十二個小時的工，沒有例假，也沒有星期日的休息。這一個禮拜是日班，下一個禮拜就得做夜班；星期六是換班的日子，在這一天，有

● 派因脫：液量名，每派因脫等於八分之一加侖。——譯者

● 伏特加：一種用裸麥製造成的猛烈的白蘭地酒。——譯者

● 格魯比揚諾克是一個綽號，與「年輕的格魯包夫」意思相同。——原註

一班人要一直幹二十四個小時，另一班人才可以休息二十四小時。可是，吃食方面却比鄉間好多了，我們吃的是雜燴、米粥和臘腸。我特別喜歡西瓜。一直到現在，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第盧茨科夫加所吃的西瓜的味道，在我們把它切開的時候，一眼望去，好像上面洒着糖似的。我們的衣服比在鄉間時穿得好，並且乾淨得多。我是穿着鄉間的粗布衣服來的，現在却能買褲子、帽子和溫暖的加克來作冬天的衣服了。我們時常在放工之後，到鼓風爐下的水槽裏去洗澡，那兒經常有熱水，可以取用。每當回家的時候，我們都已經換上乾淨的衣服了。

我不再留『瓦罐式』頭了，請理髮匠替我剪成了『保爾加式』。

但是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却是因為工廠中的工作吸引住了我，我相信我是有機會到鼓風爐上去工作的。

我不怕火。我心中想，別的人們既然能在火旁邊和熱氣中工作，那就沒有理由使我害怕了。我對那座工廠越來越喜歡了。這時候，我已經熟悉了每一種事物，我爬遍了所有的煙囪和塔架。我喜歡看馬丁爐內的鋼汁是怎麼流出來的，喜歡看怎樣軋鋼軌。親眼看着一個粗短的紅熱的塊子變成細長的鋼條，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情。我知道鋼軌是怎樣鑄造的了，這使我很得意。我很清楚，在這個工廠中，我是有機會作爐工的。在當時，

是沒有人敢夢想着作工頭的，所以我的野心也極小。最初我只希望能做一個運輸工人，因為那樣一來，我的工錢便可以從每天四十戈比增加到一盧布了。

在一八九九年三月裏，我同一個朋友，一塊到瑪克伊夫加去。從亞新諾瓦提亞車站起，我們改作步行。那是一個陽光閃耀的日子，大氣中充滿了初春的氣氛。我們在野地裏走着，曠野已經從冬眠中醒來了。

四

當我們到達的時候，那兒沒有一個開工的爐子，不過廠中正在籌備開工。

父親和我搬進宿舍去住，它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物，有一道牆壁從中間把它分隔成兩個部分，每一部分裏都住有一百人。這個住所，比在第盧茨科夫加的那些要髒得多。臭蟲、跳蚤和其他的小蟲是那樣的多的呀，使我在第一個夜裏一會也沒有睡着。春季裏，常常是滿街爛泥；有些時候，你必須帶上手杖，因為靴子常常會被爛泥糊吸住，我們的靴

●「保爾加」本是吉卜賽人的一種舞蹈的名字。這種舞蹈傳到法國後，風行一時，並出現了各種「保爾加式」的事物，如「保爾加式」衣服，「保爾加式」帽子，「保爾加式」頭等，這種「式」後來又流行到俄國某些地方。但「保爾加式」頭到底是什麼樣子，現在沒有考察出來。——譯者

子都得用繩子緊緊地縛住。

我開始在鼓風爐間裏工作的時候，像一個打雜的零工一樣，分派到什麼就作什麼，掃除鼓風爐上的灰塵，挖掘槽道，並且修刷爐子，準備開工。在礦砂來到的時候，我又被派去卸貨；除規定的工錢外，每卸一車貨，另外再給二十戈比。

我同我的伙伴克里瓦諾蘇夫在一塊工作。我是不喜歡同父親在一塊的，因為他對我管束得極嚴，甚至還要打我；在這兒，我可以隨隨便便。我們兩個人，每天總要卸完三四車礦砂；可是，那些法國人還是不滿足地催促着我們：『趕快！趕快啊！』要是卸不完的時候，他們還要罰錢呢。他們告訴我們說：在法國，每人能卸完五六車，俄國人是趕不上的。正巧趕上這樣一件事情：在復活節的第一天，來了一車礦砂；當時，我們都不在場子裏，因為管理處不願使車子被佔着，監工人就跑到各宿舍去叫大家來做這件事情。因為很多都不在家，所以連法國工頭們也得去幫着卸貨了。我和我的伙伴參加了這個工作，我們得到同那些法國人競賽的機會了。我們已經卸完了三車，可是四個法國人還沒有把一車弄完哩。我們笑着對他們說：『你們法國人是不能和俄國人相比的啊。』

卸砂並不是一件輕鬆活，特別是卸卡奇的砂子格外困難，因為它們又黏又膩。當時我才十七歲，還沒有發育完全哩，所以鏟一會礦砂，背脊就酸疼開了，就得停下來靠着

鏟子歇一會兒，才能直起腰來繼續工作。在扔砂子的時候，還必須再停一停哩。

我的伙伴克山，是做卸貨工作的。有一天，他對我說：

『你知道吧，格魯比揚諾克（每個人都喊我格魯比揚諾克）：我明天要到總經理那裏去，跪在他面前，要求他允許我包辦卸砂的工作。』

相傳，從前有一個工人做了包工，因此就發財了。

『你沒有到總經理那兒去的門路啊！』我對克山說。

『上帝幫助我，我一定能。』

第二天我問他：

『好呀，克山，你去過了嗎？』

『去過了。』

『成嗎？』

『他們連辦公室的門也沒叫我進。』

克山的美夢就這樣地破滅了。

第一座鼓風爐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日開工的。

舉行了個典禮，大人物們都來啦，甚至哥薩克人的頭目也來了。

經理太太把一個火把弄在一條長棍上，在削過的那一頭點了火。當時有一個嚴格的規矩，就是鼓風爐的第一把火是要女人點的。

開工以後，我做了運輸工人，就是把原料裝到吊車裏去。這時候，我父親被派在爐頂上工作。不久，我也被派到爐頂上去學習那個工作了。可是我並不很高興，因為那鐘形的爐蓋，不能把爐子蓋嚴，漏出來的煤氣，常常使我們頭疼。這蓋子越來越壞，最後簡直沒法開了。因此工作必須間斷，爐子也要停工了。

一個法國人爬到爐子頂上，發現那個釘在爐頂上保護爐壁、防止爐料衝擊的大鐵圈向上拱了。決定把釘這個鐵圈的大釘打斷，使鐵圈落下去。我們在爐子裏加了些礦石，好使鉗工們能鑽到爐身中去修理。但是礦石下面的焦炭，這時候還得繼續燃燒；要是把爐火熄滅，那就等於要使這個鼓風爐毀滅。等到爐中的礦石加到相當多的時候，就用一個鐵梯子下到爐子裏邊，同時還弄一條繩子紮在進爐修理的人身上，準備在他受不住熱力和氣體的蒸毒時，好把他拖出爐外。

這時候，要有一個人先爬進去才行。法國人命令工人們爬，可是沒一個人願意。在沒有別人先作試驗之前，他們是都不願意去嘗試的。法國人呢，自己也不敢做榜樣。

『上來呀，小伙子們，爬進去呀！』監工的祁比索夫喊着。